



香

飘四季

陈残云◎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香

飘四季

陈残云◎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香飘四季/陈残云著.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9. 12

(新中国 60 年广东文学精选丛书)

ISBN 978 - 7 - 218 - 06390 - 4

I. 香… II. 陈…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61487 号

---

|      |                                     |
|------|-------------------------------------|
| 策 划  | 金炳亮 钟永宁                             |
| 责任编辑 | 余正平 林秀钰 张小云                         |
| 整体设计 | 张竹媛                                 |
| 责任技编 | 周 杰 黎碧霞                             |
| 出版发行 | 广东人民出版社<br>(地址: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     |
| 印 刷  | 韶关二九〇研究所地图彩印厂                       |
| 开 本  |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
| 印 张  | 22.25                               |
| 插 页  | 2                                   |
| 字 数  | 445 千                               |
| 版 次  |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
| 书 号  | ISBN 978 - 7 - 218 - 06390 - 4      |
| 定 价  | 36.00 元                             |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020-83795749)联系调换。

【出版社网址: <http://www.gdpph.com> 电子邮箱: [sales@gdpph.com](mailto:sales@gdpph.com)

图书营销中心: 020-83790604 83781020】

# 《新中国 60 年广东文学精选丛书》

## 编 委 会

主 任：林 雄

副主任：顾作义 廖红球

委 员：孙丽生 廖 琪 张建渝 吴佳联 郑广宁  
金炳亮 温远辉

主 编：廖红球

副主编：孙丽生 廖 琪 张建渝 吴佳联 郑广宁  
金炳亮 温远辉

编 辑：范英妍 李艾云 展 锋 严瑞昌 易小淬  
钟永宁 谢海宁 余正平 黄丹宁 陈 宁

# 春华秋实 岁月如歌

——《新中国 60 年广东文学精选丛书》序

林 雄

新中国迎来 60 华诞！

60 年，波澜壮阔，江山如此多娇。在党的领导下，华夏儿女谱写了最壮丽的甲子华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展现广阔前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地处南疆的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和实验田，这片热土翻天覆地的辉煌成就，恰是我们的国家沧桑巨变的一个精彩缩影。在经济发展、政治昌明、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的新形势下，南粤人民正以科学发展的新业绩向共和国生日献礼。

60 年，百花齐放，风景这边独好。经由两千年深厚底蕴的岭南文化滋养，岭南文学立足广东，面向全国，紧贴时代变迁、社会发展、民族进步，以大量优秀的作品生动展示新中国奋斗历程和宝贵经验，热情讴歌党和人民伟大实践的丰功伟绩，充分反映南粤人民精神面貌发生的可喜变化，为现代化建设事业勾勒出生动的发展图景，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文化财富。岭南文学的繁荣壮大，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煌煌宝库。

在隆重、热烈、喜庆的浓厚氛围中，广东省作家协会组织编辑出版《新中国 60 年广东文学精选丛书》一套 31 部作品，给人民共和国奉献上一束小花，以表达广大文学工作者拳拳爱国之心。

这是岭南文学成果的一次展示。丛书收入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同时期较具影响力或代表性的作品，当中有《三家巷》、《花城》、《香飘四季》、《月夜》、《风雨太平洋》（第一部）、《山乡风云录》、《风雨年华》、《虾球传》等脍炙人口的名家名作，有《大风起兮》、《天堂众生录》、《围龙》、《商界》、《苍天厚土》、《大江沉重》、《终结于 2005》、《中国式燃烧》、《秋露危城》（《白门柳》第二部）、《依然是你》等备受好评的精品佳作，有《南中国碣石玄武山》、《瞬间与永恒》、《落草集》、《高原苦旅》、《成长 1984》、《血脉的回想》等散文、诗歌，有《庄世平传》、《中山路——追寻近代中国现代化脚印》、《守护生命》等纪实文学、报告文学，也有《中西比较文艺学》、

《想象中的时间》、《心灵的见证》、《文学的路标》——1985年后中国小说的一种说法等文学理论、文学评论。这些作品或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洞悉社会万象的本质，或以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树立思想道德的楷模，或以民族的优良传统指引价值的取向和行为的准则，积极传递高尚的情感境界、健康的人生追求、美好的艺术情趣，真正体现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拓展了岭南文化的内涵。

这也是岭南文学队伍的一次检阅。入选丛书的作家，既有自新中国成立初期到20世纪70年代末享誉国内文坛的名家大家，也有在改革开放31年间取得不凡成绩的优秀作家。他们始终坚持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同心，主动满足人民群众多方面、多样性的精神文化需求，积极适应人民群众审美情趣、欣赏习惯的深刻变化，大力推进文学内容和形式的不断创新，实现题材体裁、风格手法的极大丰富，展现出了务实、开放、兼容、进取的作家风貌。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抗击“非典”疫魔期间，33名作家奔赴医务第一线采写作品，充分表现出了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血肉情深。多年来文学创作体制的改革和完善，也激发了岭南文学创作的生机和活力，创作主体的构成形成了层次多、覆盖面广的局面，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致的文学作品源源涌现。

60年，激扬文字，春华秋实。《新中国60年广东文学精选丛书》的推出，恰逢其时。在作品征集、推荐筛选、审阅整理等环节程序上，省作协尽力做到科学周密、严谨细致，尽可能把读者公认、反响良好、最有代表性的优秀作品推选出来。丛书的编辑出版，获得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的重视，得到全省广大作家以及部分已故作家的亲属之大力支持。广东人民出版社以高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积极宣传岭南文学，如期顺利出版丛书，可喜可贺！正所谓“一滴水可以折射出太阳的光芒”，31部代表性作品，基本上能够反映出新中国成立以来岭南文学事业的发展历程和各个时期取得的可喜成就。

60年，弹指一挥，岁月如歌。继往开来，壮丽的事业呼唤优秀的作品，伟大的时代造就杰出的作家。改革的时代，变革的社会，发达的科技，火热的生活，仍将为文学创作提供广阔舞台和丰厚土壤。东方风来满眼春，期望我们的作家继续当好人民心声的代言人和时代进步的记录者，阔步迈向欣欣向荣的文学前程。

2009年8月

（作者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 目录

|            |
|------------|
| 第一章 / 001  |
| 第二章 / 006  |
| 第三章 / 011  |
| 第四章 / 019  |
| 第五章 / 027  |
| 第六章 / 035  |
| 第七章 / 043  |
| 第八章 / 049  |
| 第九章 / 057  |
| 第十章 / 067  |
| 第十一章 / 071 |
| 第十二章 / 082 |
| 第十三章 / 093 |
| 第十四章 / 103 |
| 第十五章 / 111 |

香

飘四季

X H N Z G J H N G U H L H

|        |     |
|--------|-----|
| 第十六章 / | 119 |
| 第十七章 / | 129 |
| 第十八章 / | 137 |
| 第十九章 / | 149 |
| 第二十章 / | 155 |
| 第廿一章 / | 165 |
| 第廿二章 / | 177 |
| 第廿三章 / | 183 |
| 第廿四章 / | 193 |
| 第廿五章 / | 200 |
| 第廿六章 / | 208 |
| 第廿七章 / | 219 |
| 第廿八章 / | 229 |
| 第廿九章 / | 238 |
| 第三十章 / | 247 |



第卅一章 / 260

第卅二章 / 268

第卅三章 / 277

第卅四章 / 285

第卅五章 / 295

第卅六章 / 304

第卅七章 / 314

第卅八章 / 322

第卅九章 / 330

第四十章 / 340

## 第一章

一九五八年新年过后，东涌高级社的会计员何水生，对自己的年龄记得特别清楚，他已经是二十九岁了。这样的年龄，正像他母亲所啰唆的一样，该讨个老婆了。可是这位沉实的，说话阴声细气，紧张时有几分口吃，因而在姑娘们的面前有点自卑的小知识分子，却对这件事情感到渺茫。村子里没有媒人，又没有人替他搭线，他自己又不善于跟别人兜搭，加上他整天在埋头抄写和计算，没有许多心事去理会个人的事，又加上他们的社是个穷社，自己村里的女子总想往外溜，别村的女子不轻易嫁进来，这一来，他就几乎变成了一个命定的单身汉。

可是，社主任许火照的妹妹凤英，对他好像格外亲切，他心里有一点说不出的温暖。有一回，她跟他半吞半吐地说了一句话：“水生，我想跟你说句话。”他的脸忽然红了起来，感到她的话又奇怪，又有魅力，他还来不及回答，凤英就忍着不说，扭头走了。凤英像村子里一朵鲜艳的红花，是一个异常出色的姑娘，美丽、大方、能干，是第三中队的副队长。何水生原来是不敢对她存有幻想的，但自从那句话说过之后，他在她的面前就生起了无名的害羞。又有

一回，凤英又对他说：“水生，你当心呵，人家说你闲话。”何水生呐呐地：“闲话……”凤英走远了，何水生就神经质地猜测“闲话”的内容，猜下去，就想到他和她连在一起，越猜越有味道，他对凤英于是隐藏了一种美妙的心事，一种意外的希望。

新年那一天，他到镇上去，买了一双花袜子，把一股美妙的心事，都寄托在花袜子上。他写了一张小纸条：“凤英，我不怕闲话，你说吧。”然后和花袜子包在一起，放在衣袋里，等一个什么机会交给凤英。

今天社里休假，何水生起得很早，他想找凤英对一对三队工分的数字，趁势把袜子交给她。但他知道凤英常常是休假都出田的，怕找不着她，所以他起得很早。太阳还没升起，天气有些轻寒，他披上一件半新不旧的蓝棉袄，样子显得有几分轩昂，却带有一点异乎寻常的畏缩情绪，走到凤英家的巷口，站着等她。

“水生哥，你等谁？”说话的人是许细娇，富裕中农许三财的女儿。她二十一岁，矮小，娇嫩，脸蛋儿长得不错，用一句文雅话就叫做“娇小玲珑”。因为家里有点钱，爱打扮，爱看大戏，也懂得唱大戏，嗓子不俗，是文娱组里的活动分子，人们称她“东涌花旦”。她走到何水生跟前，重问一句：“等谁？”

何水生瞟她一眼，偏过脸去：“不等谁。”

许细娇有一张山麻雀一般的嘴，问道：“等我们的队长，是不是？她呀，昨晚跟我们开会，开得很晚，一定没起床。”

何水生随便跟她敷衍一句：“算算你们的工分账。”

许细娇直嘴道：“算来有鬼用，没钱分的。”

何水生道：“我们社香蕉少，咸田多，定然是比人家困难的啦，可可……你别说怪话，今年生产搞好，工分钱总够你买花戴。”

许细娇并不相信他，说：“一年望一年，好比犀牛望月，人家西涌村可就不同啦，年年演大戏，吕玉郎、林小群也请得上。我们呢，连公仔戏也没演过……”

何水生嘴巴有点笨拙，很想批驳她，却找不出适当的语言，于是生硬地说道：“你你就只记得看大戏，人人像你，糠头也吃不上呵！”

许细娇瞧他不上眼，发气似地驳嘴道：“偏心鬼，我哪一天不出勤？你们总说我爸走自发，辩论了一顿可不够了么？还要把我拖进去吗？”

“我没说你走自发，”何水生双手插进棉袄袋里，好像不耐烦跟她议论，“可常常上县城看大戏的是谁？”

许细娇声音软了下来，低头道：“看大戏不犯法，又不只我一个……”

“都都都……”何水生“都”红了脸，很吃力地很有胆量地吐出一句话，“都想找爱人去啦。”

许细娇一点不害羞，咧嘴一笑，露出一副整齐的好看的白牙齿，温柔地道：“你眼红啦，是不是？”

何水生沉下头，用脚尖轻轻的踢走了一块小石子。

许细娇沉默了半晌，似乎觉得何水生有点可怜，咕地一笑，走了开去。

何水生见她走远了，又无聊的呆呆的站着。他揭起灰色的帽子，用手搔搔发痒的短发的圆脑袋，随即又把帽子戴上，挺着脖子向巷子张望。

好一会，凤英走出来了。这位二十三岁的早熟的姑娘，穿起一条洗旧了的嫩蓝色裤子，一件窄身的黑布短衣，衣袖处露出一件浅绿色的折袖的卫生衣。她不怕寒冷，衣服穿得很少，却很整齐，很美观，显出一种水乡姑娘的活泼气，和充满青春活力的动人姿态。她有着不高不矮的身材，饱满而健康的胸脯，圆而有力的双肩，和她那丰润的、什么时候都露着笑意的脸容很相称。她那张给阳光晒得黑里透红的美丽面儿，有一个逗人喜爱的小巧的鼻子，有一粒显目的秀气的小黑痣，有一双圆溜溜的聪明灵活的黑眼珠。

她好像有点性急，走路走得很快。闪闪眼，就走出了巷子。她碰见水生，热烈地招呼道：“你早，水生。”然后，她像有什么事情往前行。

何水生感到很拘束，很尴尬，他追上说：“凤英，我想跟你……”也许心情过于紧张，口吃得更加厉害，几乎说不出话，“跟你对……对对你们队的工分。”

凤英边行边说：“没错。”

“不不……很乱，”何水生怕她不相信，从衣袋里掏出一大叠纸片来，“你看，前一次数字，和和后一次不同的，异日分配按按哪一张呀？”

凤英站住。按着水生指给她看的数目字，认真看了一下，发觉自己粗心大意，把几个人的工分数字加错了。笑道：“哎呀，文化水少，就是吃亏呀，水生。”

何水生有些得意，紧张的情绪缓和了，说：“评工记分，决不能随便呵，凤英。”

“可我心里有些难受。”凤英把纸片交还水生，微微嘘口气，“有些社员说，几分钱一个工分，那么认真做什么，干三天比不上人家西涌社干一天，你说难受不难受？”

“我也难受的，凤英，”何水生说，“许多人追着我借钱，没得借，找财经主任，他每每向我发气：‘生产搞不好，我肚子里生得出钱？’你你说，我怎么对社员说？”

“你该对他们多说几句好话。”凤英善意地批评他，“水生，人家说你是‘鼓气佬’，摆官僚，你要改呵。穷人家，可要知道穷人家的苦处，当干部的态度好，人家穷也穷得心凉，态度不好，怨言就多啦。”

何水生不明不白地问：“我没骂过一个人，真的，凤英，我没骂过一个人，

怎怎怎说态度不好？”

“就是鼓气，”凤英语气和婉，含着笑意，“人家向你借钱，你老是皱着眉头：‘没钱！’人家多问几句，你也学了财经主任的口气：‘我肚子里生得出钱？’这比骂人更凶！”

这么一说，使何水生这个性情沉默的老好人，突然发觉自己存在着严重的缺点，他很难受，沉默了许久，眨着眼睛解释说：“我是无心的，可不知怎么一出口，就开罪了人。”

凤英道：“你跟人家有说有笑，有商有量就好啦，可你就是鼓气。人家说你拾了黄金也不笑，还说……”

“还说什么？”何水生小心问。

凤英展开半笑的嘴唇，很自然地：“说你一辈子也找不到爱人。”

何水生的面孔陡地涨红起来，红到耳根。为自己的缺点而难过的情绪，好像又被另一种紧张情绪代替了。他听到“爱人”这个奇怪的带有魅力的词儿，就害羞和心跳，特别是在凤英的跟前。他愣了半晌，很不自然地笑了一笑。

凤英见他没有什么要说的话，也就笑着转身而去。

“凤英——”何水生挪动着胆怯的脚步，尾随着她，低声叫。

凤英回过身来，对他安慰似的说：“你别担心，人家说着玩的。”

何水生抢前两步，鼓着勇气，从衣袋里取出一包小东西，递给凤英。他的面孔红得更厉害，心跳得更厉害。

“什么？”凤英接过东西，一面发出疑问，一面解开小纸包。她对这些东西全不在意，纸包解开时，一张写上几个字的小纸头掉在地上，她全不发觉，只看见一双花袜子。她站着，笑问，“这是什么？”

何水生不哼声，低侧了头，不敢正眼望她。

凤英说：“要我把袜子交给谁？”

何水生颤声说：“给你。”

凤英说：“我不穿袜子，没托你买。”

何水生用尽勇气，大胆说：“送送送你……”

“送我做什么？”凤英完全不领会花袜子的用意，好心地劝说道：“你该换一双黑的，给你家老人穿吧。”把袜子交还给他。

何水生不肯接回，说：“她有。”

凤英硬把袜子塞回他手上：“多给她一双，让老人家心里暖和暖和。”

何水生没办法，只好把袜子收回。这时候，他发觉那张小纸头不见了，心里很不舒服。但他并不失望，为了要使凤英明了他的心事，他依然壮着胆子，直截问：“你你……不是有话要跟我说？”

凤英坦然道：“都说啦。”

何水生茫然问：“说什么？”



“刚才不是说了吗？”凤英觉着他笨得有趣，“人家就说你那些闲话，态度不好，鼓气，摆官僚。”

何水生似乎不大相信：“就是这些？”

“不少啦，”凤英诚恳地劝说他，“要改呵，水生哥。”

何水生好像喝了一碗冷水，心窝里开始透进一股冷意。他再问：“有没有说你你……和我的闲话？”

凤英开朗地一笑：“我一点不鼓气，怎会把我连进去？”

这一来，何水生不能不失望了。他突然又害羞起来，自卑起来，感到自己“自作多情”的愚蠢可笑。

一个远处传来的声音，把凤英叫走了。而何水生却呆然地挪着脚步，向社委会的路上走去。一路上，他清醒地想到要爱凤英，完全是一种可笑的妄想，“许多人都想爱她，一些梆梆响的人想爱她，一些县里来的干部想爱她，一些小学教师想爱她，一些本村和外村的积极分子想爱她，一些香蕉收购站的人想爱她，一些粮食加工厂的工人想爱她，她全都不爱，她怎么会爱我何水生一个刚刚进党的预备党员？”何水生越想越觉得自己糊涂。但继而，他又想到，世界上许多事情是很奇怪的，有些进步的人讨到一个落后老婆，有些标致的女子配上一个又丑又傻的丈夫，有些平平淡淡的人配到一个又美又能干的妻子，有些……比如凤英的哥哥火照，样子也是平平淡淡，老老实实，先前也是讨不到老婆的，后来却配到西涌村的“靓女”叶肖容。所以在他想来，姻缘这种古怪事儿，往往是碰运气，有巧有合，新社会也得时逢巧合，碰个运气。何况凤英对他很关心，坦开心来批评他的缺点，说话也有几分热，第一次称他“水生哥”……这么一想，他的面孔又发红发热，一种奇妙的希望，又像鲜花一样，在他的心坎里悄悄开放。

何水生于是放宽了脚步，走回社委会去。

## 第二章

呼叫风英的人，是妇女主任何桂珍。她比风英大上三年多，二十六岁，身高腰大，肥肥胖胖，孩子们叫她“肥婆”。俗语说“心广体胖”，她是一个无忧无虑的乐观主义者，对社十分热爱，对人十分热情，对事十分认真，妇女们都尊称她“桂大姐”。人虽然长得粗壮，却也四平八稳，颇有秀气。白净的肌肉富有弹性，一双大眼睛清澈明亮，还有一个椭圆形的敦厚的鼻子。用一句俗套话来形容她，就叫“珠圆玉润”。

这时候，她穿着一套黑布衣裳，脖子上扎着一条绣上花边的蓝布头巾，头发梳得很整齐，两边夹着镶上红花的漂亮发夹，显得越加活泼年轻。她在一个星期前结了婚，她的爱人是西涌社党总支部书记叶浩。他们的结婚，没有通过任何人的扯线，而是时明时暗地谈了一段恋爱，然后从思想到感情都相通了，融和了，才结婚的。现在从何桂珍的愉快的容颜上，可以看到她婚后的幸福生活。

但她曾经听过一些男人的似乎是嫉妒、似乎是嘲笑的闲话：“我们这个穷社没有希望的啦，妇女主任都向外流。”“旧社会柴米夫妻，新社会也是富贵姻缘。”“人家到西涌当妇女主任总光彩得多啦。”“这一回我们的社，真要变

作寡佬社呢。”就连财经主任徐炳华，也半认真半玩笑地说：“桂珍，你别把东涌的姑娘都带走呵！”这些刺耳的话，使她感到十分难受，她自问自己并不是嫌弃东涌穷，贪虚荣，要往富村溜，而是她对叶浩很钟爱。他们在工作中认识，相爱，结婚，完全是自由自在的，合情合理的，这算什么“虚荣”？算什么“富贵姻缘”？她对这一类胡话虽然听得不舒服，可她并不感到理亏，并不害怕。她想，结婚是结婚，并没有卖断了东涌村，相反的，她更觉着东涌村可爱，如果不把东涌变成一个富社，她是决不离开，她要让那些男人的狭隘的眼睛，看不清，看不透。因而她嫁后几天就回到村子来，工作一样认真，待人一样热情，心情一样愉快。

此刻，她挟着一张用草席卷着的棉被，沿着塘边向凤英走来。凤英比她走得快，两人一下子碰面了，凤英大声叫道：“大姐，你回来啦！”

“早回来啦。”桂珍站住，放下被包。

凤英逗笑道：“人家舍得你回来？”

桂珍笑吱吱地扭她一把，骂道：“鬼头，你也跟我取笑？”

“我就怕你像我嫂嫂一样，成了家，就当了一个家庭主任。”凤英仍然用着取笑的语气。说着，一眼望见桂珍头上的红花发夹，又戏谑地，“看你，也打扮起来啦，一对红花发夹，衬上白脸儿，多美呀，准是浩哥的心事。”

“你别把大姐看成个嫁鸡随鸡的旧女子，”桂珍用手指点一点凤英的前额，随伸手取下头上一只发夹，“给你，是我弟弟从北京寄回来的，他刚从朝鲜归来，就忙着给姐姐表心事。”

凤英不肯要。桂珍强扯强迫的塞进她的衣袋。接着，她弯下腰身，把被包捡起，说：“我要走啦。”

凤英问：“又到哪儿去？”

桂珍道：“耀坤给我来个电话，要我赶到乡委开会去。”

凤英笑道：“那你算是东涌的，还是西涌的？”

桂珍微嗔道：“是你把我调去西涌的？小鬼头！”

凤英不再跟她取笑了，顺手抢了她的被包，朗声说：“我跟你拿，送你出村。”

“不要，”桂珍把被包抢回，“别送啦，不碍你出勤。”

“今天社休假，我在村里风风谷子。”凤英说完，拖着她走。

两人并肩而行。

她们走在村子中心的麻石铺砌的路上。这条两面临河的村子，又长又宽，住着一千五百多人，分成四个坊，林坊、徐坊、何坊、许坊，一直连成一气，连得半里长。中间有一个小街场，叫做“市头”，有七八间小铺子，最大一间是“泉香茶居”。这个所谓“穷村子”是和西涌等村相对而言的，实际也不算很穷，就是穷的也是贫农；特别是许何二坊的贫农，还有一些鳏寡孤独的“五

保户”，和好吃懒做的流氓懒汉；像徐坊，原是个地主坊，流氓懒汉分外多；像林坊，从前捞土匪的、捞赌的人多，如今也就游手好闲的流氓懒汉多。这样算起来，整个东涌村都显得比别村穷。但是，“市头”却并不冷落，烧腊摊上天天挂出油腻的烧鹅，半天又卖光了，“泉香茶居”经常坐满人，酒气熏天，有钱的人还是不少呢，珠江三角洲特有的“管吃不管穿”的坏习惯，还是照样保存呢。

桂珍和风英边走边谈的穿过了“市头”，引起了“泉香茶居”里许多眼睛的注视。接着，又发出嗡嗡响的蚊蚋一般的议论。有人说：“妇女主任的眼睛长上额头，看中了富村。”有人说：“说不定又回来扎根串连，把凤英也串去啦。”有人说：“东涌是个舅爷村，我们都去作舅爷算了。”有人说：“无粮不聚兵，谁叫你生产搞不好？”有人说：“社里的头人只会摆官架子，生产越搞越坏，人家怎么不走呵。”有人说：“合作社是一条大绳子，大家缠着挨穷。”有人说：“管它个屁，我摸鱼摸虾都混得日子。”一连串混话，桂珍和风英都没有听见。

她们走得很慢，约莫走了两支烟时间，走到村外的小河边，在一株含蓄欲放的木棉树下站着；彼此又谈了一会，对刚才看见的，许多人坐在茶馆不出勤的情况，表示了焦急和不满。然后，桂珍找了一个小艇子，划行而去。

凤英独个儿打原路回来，走了不远，当头碰见许三财。这位五十上下的矮子，有个亲兄弟在香港做小贩，早年常有钱寄回来，后来两兄弟分了家，就各管各了。他除了耕作之外，也会得做买卖，曾请过长工，土改时几乎给划上富农。如今还有一点家底。他穿了一件从旧货摊买来的黑绒大衣，戴一顶半旧毡帽，挑了两笼肥鸡，急忙忙地要往什么地方去。

凤英问：“三财叔，往哪？”

“你别管！”许三财脸孔很冷。数月前，两条道路辩论的时候，他是重点对象，凤英和他作过尖锐的斗争。他对凤英有一肚子怨气，所以答话答得很晦气。

凤英知道他有情绪，却不理会他，续问：“为什么几天不出勤？”

许三财负气道：“有病！”

凤英问：“有病，挑两笼大鸡做什么？”

许三财道：“上广州医病，趁势送几只给亲戚，犯法么？”

凤英知道他说谎，回身随他而行。“我看你有心病，给钱眼儿迷坏啦。”她说，“黑市买卖，就是犯法的，你该当得起这个辩论！”

许三财听得不妙，顿住。“辩论”的味儿，他是尝过的，心里自然害怕。他并不是土头土脑的呆子，“经验”的教训，教他学得更聪明，明明白白的风险，他是不肯再冒的，凤英的话，当头敲醒了他，使他有几分战栗。原来，他想趁着许多干部上乡府开会的机会，暗里走一次单帮，捞几个钱，却想不到那